

毛詩注疏

冊一

毛詩注疏

四庫全書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

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

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

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

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

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

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

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

也自鄭箋旣行齊魯韓三家遂廢

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

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

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

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

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茅苴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

晉孫毓作毛

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典釋文

袒分左右

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

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

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橐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惟鶉在梁陟彼蛄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鬬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

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皇上特命蔡氏十三學士

因案照舊自取一校前因文淵閣詳開四手

衣不繫帶而請笑矣

蔡氏於文淵閣得五通而樂之皇朝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故其書雖有風采而無骨節不若古書不吹毛求疵而制衡於宋平之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

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其志有禮義之教刑

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

知爾時未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

有詩詠○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正義曰鄭注中候

者皆稱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

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

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

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氏始飲食蠟桴而土鼓注云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

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飲食蠟桴而土鼓注云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

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周尙有相推則伊耆氏音聲和集既庭爲一庭有鼓

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相推則伊耆氏音聲和集既庭爲一庭有鼓

斯道稍略尙質面稱上下相犯及其誦其美而譏其過故以制書契之興既未有詩之
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故以制書契之興既未有詩之
禮述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以誦其美而譏其過故以制書契之興既未有詩之
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
地並矣而藝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

也○初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

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尙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
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
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
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威之初彼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
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初彼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
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
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
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誠最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用詩矣與
相荅爲歌即詩也相誠最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用詩矣與
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
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
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春秋說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
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
爲心慮爲志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
志也持也作者志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
故一也○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
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餘此夏

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

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疏化卒為天子商頌成

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

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

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

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疏周自后稷播種百穀

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

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

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

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

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疏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

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至於

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

大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惟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

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

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

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

有安居文武道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

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

王大明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

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

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

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

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

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閑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

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
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
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
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尙幼
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邨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
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
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裏二
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時

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

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

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

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享哀公而立其弟

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亭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

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難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

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邛不尊賢也○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

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

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

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猶把也天子之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天子之

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

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

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謂無賢明耳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邶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是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前詩篇多矣案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重取其前詩篇多矣案禮義者三百五篇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尙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漢世所故作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於魯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義而巳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

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

如屬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

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

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

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黨厲已上

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夷厲已上

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

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

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

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宣王即位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

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
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
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
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
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
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正義曰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
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
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
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
爲亦有樂乎此
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
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
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
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縣地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
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謠云今美陽西北有岐
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今美陽西北有岐
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甫謠云今美陽西北有岐
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周原臚董茶如飴是地肥美也○稱居岐之先公陽曰大
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子王季爲西伯
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
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季受玉瓚
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
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